

已冰冷的与未了结的

王与争

祖辈

我的曾祖父,出生年月、生平都已不可考,只能从我爷爷口中听些片断。

正如大多数出生在战乱年代的人一样,我曾祖父的生平就像歌词模糊的民谣。我只知道,他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念过私塾的人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后来成了村里生产队的仓库管理员。至于其他,包括他如何在那个战乱年代生存,如何与我曾祖母相识,乃至后来的经历,都随着他的下葬一同尘封。随着岁月流逝,这仅存的记忆也终会风化。如果说,离开的人最终被遗忘是自然规律,我只好求它风化得慢点。

前人的肩

1941年,我的爷爷王北悦出生了。

1956年夏天,我的爷爷在全村人的道贺声中,迈进徐州一中的大门,成了当地为数不多的高中生。此后三年,他一路奋进,考取了在南京的某军校。

服役9年后,我爷爷被分配到一所酒厂工作,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奶奶。相会几次,两人便结了婚。

我惊讶于爷爷曾是军人,为何后来

只是个会计?可惜我一直追问,却始终得不到答案。直到今年,我爸趁着醉意,对我说出了那个尘封多年的真相。

“他这个人有点刻板,对我们三兄弟很严,可对你和你哥哥姐姐都很好。”我爸说,我曾祖父从小就告诉我爷爷,不求大富大贵,安稳过完一辈子就好。所以,他就真的这么过了一辈子。

老男孩

我爸,王涛,是他们三兄弟里最小的那个。他曾是个淘气的孩子,下河摸鱼、上树捕蝉,当时的男孩能做的事,他几乎都干过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没出什么大事都是万幸。

初中时我爸是班主任眼中的差生,每天前呼后拥一大帮“兄弟”,下了课就直奔操场,成绩自然不太好。确实,直到初三他的成绩都是班级倒数。

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,班主任问他打算考什么学校。“一中。”我爸当时想也没想就说了。“就你?还要考一中?”班主任的话里免不了轻视。

不知道是不是班主任话里的轻视,刺激了年轻气盛的我爸,最后一个月,

他一改往日作风,起早贪黑地读书复习,周末也拒绝和朋友们的游戏,还去请教英语老师语法。一个月后,他考取了徐州一中。“不过上了高中之后,我也没太努力了,天天踢球。”我爸说,“不过,高考考得还可以,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。但现在再看,也很后悔当时没好好学习。”

后来,我爸大学毕业、工作。他和我妈在网上相识、相知、相恋。再后来,他们结婚,然后有了我。

我10岁那年曾经问我爸:“我妈怎么和你结婚了啊?”他笑着说:“可能是我魅力太大了吧。”

看见风景的冬天

故事发展到现在,已经没什么传奇经历可写了,因为我的人生可称得上乏味。和大部分00后一样,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补习班占去。我读书还算认真,上课偶尔犯困,也偷吃过零食。从家坐车到学校,路上最好看的风景是购物中心的霓虹灯牌,放假回家总想看看动画片。老实说,我的人生和大部分女生一样——顶多,我更宅一点。

我妈对此颇有意见。大概是她本人外向活泼,而我只要回到家,就闷在房

里看动漫的缘故。她常借买东西的理由,让我去走走。而我,拎着她要的东西回来后,又钻进了房间。

为此,我和我妈之间少不了摩擦。

改变是在某年元旦夜晚。我被妈妈差去买淀粉,路上很静,四周建筑物在橙黄色路灯的映照下好像要膨胀。有的房间亮了灯,有一种颜色就有一户人家可能在过节,过节就要看电视,电视里会播元旦晚会;或者,是这户人家的孩子刚上高中,就算假期也得抓紧时间学习。另一户可能有位高龄老人,否则不会这个点就熄灯……一阵风吹过来,我打了个寒颤,但不知为何感到很快乐。

出了小区门,不时有汽车飞驰而过,路两旁的店铺灯火通明。在合家欢乐的日子里,还有保安在小区门口顶着寒风站岗,还有服务生给食客端茶上菜,还有职员赶今天的工作,还有学生埋头苦读……所有人都在忙着生活。

我往四周看,从我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醒来。

我和我的老师

蒋永武

我曾是一名教师,在基层小学任教30多年。每到教师节,我常常想到曾为我授业解惑的老师

们,其中记忆犹新的有王运昌、彭天佐、徐宣升三位老师。

王运昌和彭天佐老师都是我的小学老师。75年前,我在村里小学读二年级。暑假后即将开学时,两位老师让我带着他们,去找村里在读学生和即将读一年级的新生,通知他们开学。路上,王老师指着我对彭老师说:“这个学生的学习很棒。”虽然当时年纪小,但我懂“很棒”的意思。75年了,这句话始终鼓励着我。后来,我参加工作,有幸和王老师在同一所学校工作,因为我工作认真负责,他积极向镇教办推荐我做学校负责人。在王老师的眼里,只要他的学生肯努力,他都鼓励,都给予帮助。

彭天佐老师在基层小学工作多年,因教学成绩显著,后调至镇中心小学任骨干教师。我工作后,到镇上开会、学习,他经常和我一起吃饭,聊工作、聊家常,鼓励我工作上全力以赴。每次和彭老师的交流畅谈,都让我受益匪浅。王老师和彭老师先后都去世了,但他们的言传身教、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。

徐宣升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。他曾在班里读过我的一篇作文《我的愿望》,我写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师。他说:“这个愿望很好,能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,你要努力,朝这个目标努力。”后来,我如愿成为一名教师。我永远记得他的教导:一个老师的追求,是教出优秀的学生。我一直很感激他。如今,每逢佳节,我都会电话问候,送上我对老师真诚的祝福。

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”。几十载岁月悠悠,我也进入耄耋之年,最难忘的,仍是当年老师提携之德、训诲之恩。师恩铭心,终身难忘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宗婉儿心中暗道:“你不就是一个小淫贼吗,果然危害江湖不轻。傻东方虽然相貌稍差了那么一点点,但人品比你强上万倍。”她心中暗骂吕思,脸上却堆满笑容:“这是自然,倘若人人都学会了,我拿什么称霸武林。吕大哥,你快些将其他心法口诀传给我吧。”

刘彩奎托腮凝望着他们二人,微风将吕思的话尽数传入她的耳中,吕思传授给宗婉儿的心法口诀,她听过一遍就已尽数记下了。突然,远处一颗流星引起了她的注意,她急忙闭上双眼,双掌合十,默默地祈祷着。又过了半晌,刘彩奎见宗婉儿依旧在苦苦地背诵心法口诀,便起身向四周查看。溪水潺潺,虫鸣阵阵,一簇萤火虫吸引了她的注意,她高兴地轻呼:“好美呀!”转头向吕思瞧去,突地脸上一红,暗道:“我怎会有如此想法?公子怎会陪我一起瞧萤火虫,他的心里只有郭小玉。”她呆呆地瞧着萤火虫,心中杂思万千。

“傻东方,你怎么还不回来,再不回来当心我把你的耳朵撕烂。”宗婉儿向林中大声呼喊。“来了,来了!”东方长年的声音由远而近,只见他快速蹿出丛林,将木柴与猎物扔到地上后,跑到宗婉儿身边。宗婉儿上前扭住他的耳朵道:“寻个木柴要这么长时间,你定是偷懒了,是不是?”

“你说谁偷懒呢?”赵惜颜步出丛林,责怪道,“还不是因为你要专心练功,我们才在林中待了这么久,我的身上都被蚊虫咬遍啦!”

宗婉儿不服气道:“我练功与你们何干,我要你们躲在林中了吗?”

赵惜颜将怀中木柴扔向地上,怒道:“当真不知好歹!”

宗婉儿欲要反唇相讥,吕思拦住道:“我传你心法口诀,两位姐姐为了避嫌才在林中徘徊,还不快向两位姐姐道歉。”“我又没让她俩回避,再说,你的心法口诀如此难记,她们俩即使在旁边又能如何?”宗婉儿俏脸微仰道。

吕思教训地道:“你对心法口诀的领悟,怎可与两位姐姐相提并论?两位姐姐乃是紫薇仙尊的高徒,我传授你的这点功夫,她们一点即通。”吕思想到郭小玉,心道:“她的顽皮倒是同玉儿有三分相像,只是太过刁蛮任性。”

宗婉儿瞧向东方长年,东方长年向她点了点头。宗婉儿突地笑道:“我自然知道两位姐姐悟性极高,小妹是和两位姐姐开玩笑的。人家可不像你总是吼我,是不是呀,两位姐姐大人。”

赵惜容此时也已走出丛林,她将手中猎物扔到地上后走向赵惜颜,轻拉她的衣袖低声道:“这人脸皮厚得很,你不要理会她。”她的声音虽小,但在此荒郊野外之地,在场众人还是都清清楚楚地听进耳中,宗婉儿自然也不例外,她恨得银牙暗咬,心道:“等我练成神功,瞧我如何教训你们俩。”

刘彩奎走了过来,打破尴尬道:“东方公子,麻烦你将这些木柴点燃了吧。”东方长年满口答应后,向宗婉儿道:“我们还在林中捉了几只野鸡呢,待会儿我去溪水中拔毛洗净,然后烤给你吃。”宗婉儿满腹怒气正无处发泄,闻言后向东方长年踢了一脚道:“尽与我说这些没用的,还不快去。”

第十九章

几日后,吕思等人来到双龙谷。这双龙谷由两座形如巨龙的山峰相对形成,两座山峰高耸入云,山峰交会处仅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